

泰國走出西式變異民主死胡同的出路何在

蒯轍元



蒯轍元

近讀英國《每日電訊報》文章《泰國的動盪預示着全球民主的失敗嗎？》感慨良多。作者肖恩·托馬斯在簡要分析當前泰國的動盪亂局後得出了結論，其要義可解讀為以下幾點：一是泰國實行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失敗了；二是泰式民主的失敗是「全球現象的表現之一」；三是泰國的出路在於「脫離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轉向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亞洲一黨專制的國家」模式；四是當今世界的現實情況表明，「相對於中國和新加坡的成功」模式而言，「如果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在亞洲，你會選擇什麼樣的政治模式呢？是失敗的法國、衰弱的英國和萎縮的美國那樣的西方民主模式？還是深孚衆望的中國和新加坡政治類型？」答案不言而喻，「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答案，它可能不會令西方自由人士滿意。同時，我們希望泰國人能看清方向，讓他們可愛的國家免受內戰的玷污。」作者肖恩洞徹的眼光和誠摯的情懷令人肅然起敬和十分感動。

2月12日，筆者發表的文章《泰式民主走進了無政府主義死胡同》，也討論了肖恩文章命題的相關方面。對肖恩的洞見，筆者十分欣賞和佩服。當然，筆者也有自己的不同分析與看法，或可作為對肖恩觀點的一些補充或補正，提出來見教於肖恩及大方之家。

泰式民主導致亂象叢生

泰式民主是西方舶來的變異品種，有些四不像。在西方民主模式中是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獨立又相互制約的政治結構模式。在泰國卻變異為五權分立的政治結構模式：王權、軍權、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並列。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表面上國王沒有實權，其實不然，國王的威嚴和影響力是至高無上的。儘管國王不輕易公開發表政見，但通過權勢顯赫的保皇派可左右政局。軍權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應該也必須掌握在行使權力的中央政府手中，但在泰國，軍權是獨立的，凌駕於政府、議會和司法之上的，可

以為所欲為，軍方迄今已發動了18次軍事政變即可充分證明這一點。軍方發動政變除了不動王權之外，可推翻政府、解散議會、廢除舊法立新法。這雖然違背民主，違憲違法，卻是泰式民主的歷史與現實。當前泰國極有可能發生第19次軍事政變，軍方已公開表示不排除軍事政變的可能性，人們都焦慮地拭目以待。再說泰國司法，表面上看似似乎很成體系，然而並非真正獨立，往往見風使舵，或看軍方、保皇派的顏色行事，憲法院或相關法院可因應形勢的需要做出裁決，判政府總理違憲或違法，迫使其倒台，甚至可以通過所謂法律裁判解散執政黨。這便是泰國常出現的所謂司法政變。

至於說泰式的議會選舉，產生政府的實情更是亂象叢生。泰國現今基本上是兩大政黨，即為泰黨和民主黨參加議會競選，勝者上台組建政府執政。這兩大政黨的選民基礎是為泰黨的紅衫軍，民主黨的黃衫軍兩大派。這兩大派可謂水火不容，無論哪一派的政黨上台執政，在野的反對

派都會通過街頭運動封鎖圍困政府，不把政府趕下台決不罷休。因此，發生騷亂、動亂成了泰國的家常便飯。自他信政府被軍事政變趕下台以來，幾乎年年都出現亂局。此次以素貼為首的反對派反英萊政府、逼迫英萊下台，已動亂了三個多月了，政治僵局依舊。顯然，最有可能的結局是通過軍事政變或司法政變把英萊看守政府趕下台。

正是基於泰式民主，無論軍方、司法，還是反對派、保皇派根本都無視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都把自己的私利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都為反對政府、打倒政府，取而代之而置國家經濟於癱瘓、政治分裂、社會撕裂、民生凋敝、動盪動亂頻發於不顧。這哪裡有一點民主的味道、民主的氣息、民主的氛圍、民主的秩序、民主的生活，簡直就是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反政府主義氾濫成災。以上正是筆者所指出的泰式民主走進無政府主義死胡同的理據所在，也是肖恩所說的泰式民主失敗的根源所在。

美式民主退化變質輸出動亂

泰國要走出無政府主義的「民主」死胡同，根本出路在於肖恩所指出的「脫離西方式自由民主，轉向新的政治模式」，選擇「深孚衆望的中國和新加坡政治類型」。當然，肖恩把中國和新加坡說成「一黨專制國家」，實行的是「沒有過多地依靠煩人的選民做主的制度」也是不確切的，至少不全然如此。首先，中國也好，新加坡也好，都並非「專制」國家，實行的也是選民投票做主的民主制度，是東方式民主的兩種典型模式，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兩種模式。不過在西方國家看來是不入「西流」或「不民主的制度」。民主及民主制度的定義和標準並非是西方國家獨佔的、壟斷的。民主及民主制度應是多元性和多樣化的，只要符合國情、為人民所接受擁護，為人民帶來福祉，為社會帶來穩定，為經濟帶來發展，為國家帶來繁榮，

就是實用的、有效的、好樣的、有生命力的。中國和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也不盡相同，但都在不斷改革完善、與時俱進，富有強大活力和生命力。這是為幾十年來兩國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所證明了的。

選擇中國政治模式是泰國出路所在

發端於法國、興起於英國、鼎盛於美國的西方民主及其制度不但不是完美無缺的，而且還在退化變質。就以自以為最完美的政治民主、社會民主的美國而論，其現今的政治分立化、社會兩極化，是難以解決、難以彌合的不爭事實。民主黨和共和黨為各自的黨派利益可以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大鬧政爭，經濟危機、債務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如影相隨地陪伴着美國。這難道是美國人民需要的民主和幸福嗎？再者，美國政府還熱衷於並強勢輸出自以為天下必遵循的美式民主，其通過侵略戰爭輸出給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如何了呢？通過「阿拉伯之春」輸出到埃及、利比亞的「民主」又如何呢？舉世共知的事實是，這幾個國家的所謂「民主」不過是不斷內亂的代名詞、遮羞布。美式民主讓這些國家人民仍在政治動亂、社會分裂、教派仇殺、民族內難中掙扎。正如肖恩所尖銳指出的：「西方民主遭到了破壞」，「失敗的法國、衰弱的英國、萎縮的美國那樣的西方民主模式」是發展中國家不值得選擇的，需要脫離的。選擇中國和新加坡民主政治模式才是出路所在。這也是泰國走出無政府主義「民主」死胡同，走上興起繁榮的出路所在。

政府決策層應多聽區議會意見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

今屆政府決策層多番強調「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近日更表明運輸及房屋局將成立地區聯絡小組，就運輸及房屋議題聽取地區意見，促進開展有利全港整體和地區福祉的措施和計劃。

房屋問題方面，政府在各區覓地建屋時遇上不少問題，更有社會人士視之為「地區阻力」。實際上，筆者相信沒有一個從政者會認為建屋是不必要的，大家都明白到現時輪候公共房屋的申請者輪候時間長。加上樓宇的供應量不足令樓價長期高企，普遍香港市民難以置業安居。政府透過政策壓抑不必要的需求，亦不斷覓地建屋，務求盡快增建房屋，以達致供需平衡。作為地區工作者，很多時在政府覓地建屋時提出很多社區及交通配套的建議，希望政府在增建房屋時一併處理。以觀塘區為例，三塊「GIC用地」更改為住宅用地時，觀塘區議會都提出不少務實及長遠的建議。例如，鯉魚門徑的用地原本是一個臨時停車場，因鄰近鯉魚門食海鮮的遊客區，令停車的需求遠大於供應，觀塘區議會希望政府在建屋時，將公眾停車位的數目增加，以符合眼前的供不應求情況。這些建議都是區議員在地區每日見到和接觸到，是真正的「地區機遇，地區掌握」。

交通問題方面，九巴的線路重組亦遇上不少地區反彈。主要是九巴沒有從地區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強行將原先符合不同需求者的巴士路線合併，從而令地區使用者的利益受損。政府要從使用者角度出發，利用專線小巴和巴士的分工和不同的角色，在重組路線時，一併將小巴代替巴士的方法作為一種選擇考慮。舉個例，很多時巴士公司會因使用量太低而取消某條巴士路線，政府可以將之改為專線小巴的路線，一來可以減低巴士公司的成本，二來原先的乘客改用小巴，令他們的選擇不被取消，是雙贏的做法。

筆者認為運輸及房屋局設立地區聯絡小組是正確方向，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決策層應多聽區議會的意見。我們是民選代表，每天在前線為政府把脈，我們的意見是民間智慧，是實在和務實的。好的公共政策，是需要民意支持的！

醫療核心問題須着手處理

立法會議員（衛生服務界） 李國麟教授

日前，特首梁振英發表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有關醫療方面未有處理核心問題，如公私營的定位及角色、長遠人手規劃、醫療保險等，特首只將問題推給各諮詢委員會，而報告中只是將現有政策重提，以及「斬件式」增撥資源及增加服務，逃避處理核心問題。

香港醫護人手嚴重短缺已非新鮮事，多年來公營服務不斷虧脹，人手規劃卻嚴重滯後，造成輪候時間長、醫療風險增加等問題。早前醫院管理局的手術成效監察計劃中，有指個別醫院的表現欠理想，其實又是人手不足所致，當中部分有需要的病人因ICU沒有床位及人手，而要留在High Dependency Unit (HDU)，奈何HDU不如ICU般有嚴謹的人手規劃，在欠缺人手的情況下，術後護理的質素便因此受到影響，病人風險增加。我們見到當局只顧增加醫療服務，製造不必要的期望，卻又欠缺完善的人手規劃，最終苦了我們的醫護人員，更影響病人安全，實在極不理想。上年成立的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醫管局檢討委員會無疑是處理一些我們關注的問題。但是，公營醫療的定位問題應該是重要的施政方針，而業界長年累月一直爭取護士人手比例及立法規管專職醫療專業，都是全面保障市民安全的有效政策，當局應優先考慮推動這些政策，而非待各檢討委員會完成工作才能推行。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就有關護士人力資源問題只有短短十數字交代醫管局會繼續開辦護士訓練課程，卻未有進一步解釋護士人手的長遠培訓、發展及規劃。眾所周知，護士培訓現時主要由大學培訓，及後因人手短缺而由醫管局再開辦護士訓練課程。我對於報告中只輕輕交代醫管局會繼續開辦護士訓練課程實在百思不得其解，期望當局能清楚交代護士及其他專職醫療專業的整體人力資源規劃，包括培訓、學額、監管、發展等路向，以配合醫療服務的需求。

韋剛

自留地

既然中央已經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
時間表和路線圖，那麼，香港人就應該
踏實地循序漸進地去發展我們的民主政制，根據兩大基本原則和不衝擊底線去安排2017年特首選舉。任何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及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所謂建議和方案都不能接受，任何以違法的激烈行動（例如「佔中」）去威脅政府甚至中央，企圖篡奪管治權、政權的妄想都要徹底批判，堅決反對。

值此馬年新歲，舉杯祝港運與國運同昌、經濟與祖國同盛，港人應該心明智啟，明白和相信哪一條才是康莊大道，循序走向我們需要的民主社會。飯罷歸家，未能就寐。浮想凝筆，濡墨而成律：
桃符萬象歲新來，
直路須除壞荊苔。
風雨如磐侵眾意，
晨星熠爍盼心開。
龍駒敢闢新天地，
駿馬能驅無妄災。
香島齊歌前進曲，
孤臣孑子自堪哀。

新春伊始，老友们循老例聚餐談古論今。大家一致認為：香港的政制進一步民主改革，應該本着基本法為原則，然後根據與時俱進的需要，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的補充和闡述。基本法歷經國家有關領導和專家以及本港各界長時間反覆鑽研討論琢磨而成，雖然由於篇幅所限或未能一字一句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其精研細審的內容每一條都是金科玉律，自然不容否定或誤釋。而今有些人卻不顧原則和基本精神，故意在某些字句或條文中謀求鑽空子，提出不少遠離基本法精粹或者違反基本法原則的所謂建議，例如架空提名委員會和機構提名，偷天換日把「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等塞進討論中去。當然，反對派最拿手的便是不管既定的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貿然地自彈自唱，置最基本的原則不顧，以為像戈培爾那樣把妄言多說幾遍便可以成為事實。到了「佔中」三子上場，反對派更恍如冷手執了個熱煎堆，大力催谷要把違法的「佔中」變成威逼港府甚至中央屈服在其囂張雜鬧的暴力之下，罔

教育局

紓緩升中人數下降措施正面睇

近年升中學生人數下降，對中學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個別學校的中一班級數目亦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預期升中人數到2017/18學年開始方會穩定並逐年回升。教育局對升中人口短暫下降帶來的影響一直十分關注，除了過去推出的各項紓緩措施之外，在2013/14學年起，更實施一籃子針對性措施，以「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三保」）為目標，維持學校和教師團隊穩定，以學生利益為重，確保整體教育質素。一言以蔽之，「三保」措施已確實在這數年內，不會因中一學生人數下降而出現有些人所謂的「殺校」或正規教師失去教席的情況。

「三保」措施包括將中一的最低班數要求由三班減至兩班，學校取錄26名中一學生便可開辦兩班，即每班人數可少至13人；以區內/校本方式連續三個學年減少每班班位學生人數；以及將過剩教師的保留期由一年延長至三年。至於中一班數不足三班的學校，亦可以上限三班中一參加下年

度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部分業界人士曾估計，因2013/14學年中一學生人數減少了5200人，收生不足而需減少的中一班級數目會高達100多班。然而，在實施「三保」措施後，2013/14學年只減少了12班中一，遠遠低於這個數字。而因減少中一班數所出現的過剩正規教師均可獲保留三個學年，教師不會因減班而失去教席。在2013/14學年亦沒有新增中學跌至兩班中一以下，因而需申請發展方案以繼續營辦。由此可見，有關措施已收到預期的成效。

事實上，教育局一直尊重和樂意聽取各持份者包括學校和家長等就升中學生人數下降事宜提出的意見。以「三保」措施為例，我們是經過仔細考慮，聽取及平衡各持份者的意見才推出有關措施。

最近，有學界提出「專位專用」的建議，就是要求教育局發出指示，規定學校在未來三年將中一每班兩個的留級生名額僅限於收取原校留級學生，而不可取錄來自獲派其他學校的叩門學生，從而減少學生在派位後的流動情況，避免令本來

有收生危機的學校雪上加霜。就此建議，教育局已透過各種渠道，諮詢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辦學團體、學校及家長。根據我們初步蒐集的資料，各持份者的意見相當紛紜，故此我們仍在研究「專位專用」的可行性。對於紓緩學生人數下跌的各項建議，教育局均會小心考慮，謹慎行事，務求平衡各持份者的關注和需要，方會決定是否落實。

我們理解學界對下學年升中學生人數減少及個別地區會出現較多剩餘學額的關注和擔憂。一如以往，教育局會密切監察下學年各區中一學位的供求情況。對於有較大收生壓力的地區，本局的學校發展組同事會積極與該區學校緊密聯繫，商討大家關注的問題和遇到的困難，亦提供適當的協調工作，以達到各校共渡時艱的效果。

教育局會繼續與學界和其他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確保所推出的紓緩措施能夠讓各持份者的利益得以平衡，在升中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過渡期間，達到「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的目標。